



上图：1947年前国立中正医学院。

院的心脏导管室。次年，上海市决定在中山医院建立上海市胸病研究所，后更名为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简称“心研所”），陈灏珠负责的导管室成为其中的主要部门。在他整整70年的工作历程里，心研所是他倾注心力最多的地方之一。后来他有了许多头衔，即使成为院士，他最喜欢别人称呼他的，还是他担任心研所领导的“陈所长”。

在之后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中，陈灏珠创立了一个又一个的“第一”：他在我国率先施行左心导管（1960年）、选择性染料和氢离子稀释曲线（1961和1962年）等检查，提高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等结构性心脏病的诊断水平，也为外科施行纠治手术提供依据。他率先用电起搏和电复律治疗快速性心律失常（1972年）达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开展第一例埋藏式起搏器的安置术（1968年），成功治疗完全性心脏传导阻滞病人；率先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冠心病（1960年）并阐明其原理。

1973年4月，陈灏珠在国内首先成功施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从而使国内掌握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为外科施行搭桥手术治疗提供依据，也为其后施行介入性治疗提供条件。

20世纪70年代，他研究确认的

我国健康人血脂值，现已被公认为国人的正常值。他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我国心脏病病种变迁、流行趋势和防治对策，经过其后4个年代追踪，其预测的正确性已被证明。

《实用内科学》这本国内权威的医学教材，是每一位医生的案头书，也是陈灏珠编写的最重要的一本教材。陈灏珠从1979年开始参与该书编写、后历任任副主编、主编、名誉主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呵护这本教材从第7版更新到最新的第16版。即使到90多岁高龄、只是担任名誉主编，他仍要和之前一样，逐字逐句地审阅书稿，连标点也不放过。

“有一段时间我看到他脸色不好，问他怎么了。他忧心忡忡地说：‘年纪大了，审稿速度慢了，怕耽误进度。’”从2003年起担任陈灏珠学术秘书的周俊告诉《新民周刊》记者：陈灏珠审稿这件事一直亲历亲为，没有丝毫放松；直至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在病床上还一直在关心书的出版进度。

“陈老师常常教育我，教科书和参考书的内容需要严谨，尤其是涉及药物的用法，包括剂量和单位等，绝对不能出错，否则就可能对病人造成不良甚至严重后果。其实，陈老师对每一件事，都是如此严谨。”

下图：陈灏珠院士冠脉介入治疗中。



陈灏珠当年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现任中山医院副院长、心内科教授钱菊英说。

医学事业不断发展，新成果、新模式、新知识、新技术层出不穷，临床医生要跟上时代、为病人服务，必须终身学习——这是陈灏珠倡导的，也是他亲身实践的。

即使到90岁高龄，在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人们常常能看到他坐在第一排，认真地记着笔记。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当时，腰椎滑脱带来的痛苦，已经使陈灏珠没办法正常站立和行走，但新闻中“新冠肺炎引起的心血管并发症”依然牵动着他的心。

曾任陈灏珠的学术秘书、现任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王齐兵作为医疗专家进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新冠患者的救治。“我知道陈所长一直在关心这件事，也一直在等我的电话。”当陈灏珠终于等来了王齐兵在紧张的救治任务间歇打来的电话时，老人非常高兴。

“他关于新冠疫情引起的心血管并发症，以及当时一些专家的不同看法有很多疑惑。我跟他汇报临床观察到的实际情况，他跟我仔细讨论，疑惑就解除了。他对新的病例、新的知识从未停止关注，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王齐兵说。